

万水归海

本报记者 沈轶伦

现当代文艺理论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钱谷融先生(1919—2017)对长风公园的银锄湖情有独钟。

在一篇追忆先生的文章中,曾援引钱谷融生前自述:“我最心爱的就是那一片碧波荡漾的湖水,每当夕阳西下,游人纷纷离去,园中渐归宁静之时,我常喜独坐湖边,凝神遐想,注目遥眺,而双目无所见,头脑无所思,只觉得浑浑然、茫茫然,胸中一片空明,而心情异常恬适。”

据钱谷融的学生说,先生退休之后,每天在家读书看报,几乎每天都要步行去长风公园散步。他甚至还写打油诗说:“不是长风公园好,今生何必住二村?”二村,是位于普陀区长风地区的华东师大二村。

因为这一片碧波荡漾的湖水,长风公园记取了多少上海市民泛舟湖上的倩影和绕湖漫步的身影?倒映过多少沉思老者的脸庞、絮语恋人的笑脸和童年稚嫩的小脸?

是故,今年1月媒体报道的“长风公园改造工程进入最新阶段”的新闻备受瞩目:

公园南侧的银锄湖及周边游乐区域正式实施封闭,启动改造施工。随着南区封闭,所有电动船、脚踏船等游乐项目均已暂停运营,待改造完成后重新开放。“此次改造将对园区开放区域作出调整,沿外圈的所有围墙都会打开,形成沿东新路、大渡路、光复西路等的开放客厅。”

1

长风公园围绕银锄湖而建,在1958年局部开放时曾命名为碧萝湖公园,以“上海最大的划船公园”之名问世。

湖,是这个公园的灵魂,也是近70年前的上海机关干部、学校的干部、学生、工厂、商店的职工“每天经常两三百人自愿参加建园义务劳动”的结晶。

人们对原有西老河进行拓宽挖深,形成湖,并用挖出的土方堆建了山。1959年全园开放前夕,公园改名为长风公园,寓意“愿乘风破浪万里浪”。长风公园内,人工挖出的湖与山分别被命名为银锄湖和铁臂山,亦来源于1958年发表的毛泽东诗词《七律二首·送瘟神》“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在建筑密集、寸土寸金的上海市区,在公园里开出一片宽阔美丽,可供泛舟的湖,能带给久居都市的市民一些自然之趣,有位上了年纪的作者曾写过一次奇遇:在长风公园银锄湖上划船时,与另一条游船靠得较近,夹在两船之间的一条四五斤重的花鲢鱼居然蹦上船来。

这大鱼来得并非没有缘由。翻阅历史,“1959年公园职工就在这些湖泊里放下了二百二十万尾鱼苗,其中鲤鱼苗一百七十多万尾,白鱼苗五十万尾,由于他们悉心饲养,鱼苗成活率达百分之九十五,而且成长得很快。白鱼每尾已有二斤左右,鲤鱼每尾也在半斤以上。”1984年6月,上海市钓鱼协会正式成立,上海市首届钓鱼比赛正是在长风公园银锄湖举行的,150名选手参加了比赛。

银锄湖与丽娃河

在时光的倒影中,苏州河、长风公园的银锄湖、华东师大内的丽娃河在历史上同源。

2

打开地图可以看见,标注“长风公园银锄湖”的蓝色圆圈,位于西虬江和吴淞江即苏州河之间。而就在银锄湖的东面,还有一条规整的蓝色弧线,正是华东师范大学内师生最钟爱的“校河”丽娃河。

这几处湖、河并不相连,到底是凑巧都在附近,还是曾经连绵相关?先说银锄湖北面的西虬江。

据《上海地名志》,西虬江位于嘉定区、普陀区境内,沪宁铁路南侧,起自封浜,往东经江桥,越新槎浦,过栅桥至真北路进入市区,汇木渡港折而东,经长风二村入桃浦。

虬江和吴淞江在历史上息息相关。因为古虬江原系吴淞江下游,由于河曲发育,流水不畅,北宋曾多次兴工治理,另开新河,残留旧河道称旧江,“旧”“虬”谐音,故又名虬江;一说因河道绵延屈曲如虬得名。新中国成立以后,历经1954年、1972年、1980年数次大规模疏浚,截弯取直,多处填河建路筑路,仅留西、中、东三段河道,其中桃浦以西河段(西段)1981年更名为西虬江,以区别于虬江东段。

长风地块地处虬江和吴淞江之



长风公园内的银锄湖。本报记者 海沙尔 摄

间,历史上曾是吴淞江下游河床摆动、水涝严重的重点治理地域。清代中叶治河以后,水涝灾害减轻,村落渐增。但直到20世纪初,这一地块还是一派“地广人稀,河道水网稠密,江河沿岸多为滩地荡田”的景象。

进入20世纪20年代,沿着吴淞江两岸,陆续兴办了一些工厂。河滩一部分属于民族资本家荣宗敬(1873—1938)。

3

河流两岸,总是活跃着众多商机。

1912年底,荣宗敬、荣德生兄弟组建的上海福新面粉厂,正是沿苏州河而建,厂址在今光复路423—433号、长安路101号位置。从面粉业发家后,兄弟俩进军纺织业。1915年创办的申新一厂为中国近代棉纺织工业中规模最大的民族资本企业,1931年全盛时期设有9个纺织厂,纱锭46万枚。

1930年,外侨向申新一厂业主荣宗敬租地建造游乐场,以1929年上映的美国电影《丽娃栗姐》(Rio Rita)片名命名,这就是今天华东师大校址所在一带。根据《普陀区志》的记载,这个游乐场“西傍开阔的东老河,水质清澈,可供游泳,亦宜轻舟荡漾。岸边绿树低垂,岸上草地成茵,有网球场、露天舞池、供游客小憩的遮阳大布伞和设有茶座的小洋房等”。这也是今天华东师大“校河”被命名为丽娃河的出处之一。

1931年3月4日的上海《申报》和《时事新报》载:中山路大夏大学新校址之西有河流一条,自该校北首,流经运动场及丽娃栗姐村直达苏州河,面积六十余亩,水深岸阔,清澈见底,游鳞细藻,直视无碍,夹岸垂柳,倒影成趣,风景绝佳,为海上所仅有。《长风最美地名故事——丽娃河》,“上海普陀”公众号)

在新感觉派代表人物、毕业于光华大学的中国现代小说家穆时

英(1912—1940)的小说中提到:“早上朋友们约我上丽娃栗姐摇船去;他们说那边儿有柳树,有花,有快乐的人们,在苏州河里边摇船是江南人的专利。”文学家茅盾(1896—1981)在20世纪30年代所著的上海背景小说《子夜》中写道,一群青年结伴到丽娃栗姐村郊游,租船穿梭于小河中,扑面的垂柳枝条迎风飘扬,并在中途遇到雷雨。

1951年10月,在原来大夏大学(创立于1924年)、光华大学(创立于1925年)基础上,调进复旦大学、同济大学、浙江大学和圣约翰大学等院校的部分系科,华东师范大学在大夏大学的原址上创办。随着新创立的华东师范大学逐步改建河道,每一代华东师大人都有自己对丽娃河的回忆。

文学博士、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杨扬是1981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他记得:“那些年的夏天夜里,晚自习结束后,男生们会跃入丽娃河游泳。河里的鱼不提防这些男学生,有时会在水里直直撞上来。保卫科的工作人员看到学生下水,就赶过来劝阻,但调皮的学生看到保卫科的人从这边过来,他们就一个猛子扎下水底,从另一边游过去。”

虽然,在华东师大创立的同一时段,1953年,市建设委员会规划在蔡家浜和盘湾里两地兴建内河装卸作业区及大型仓库等配套设施,使该地区成为以化工、机械、铸造为主的新兴工业区,习称“北新泾工业区”,亦称“长风工业区”。但其实,直到20世纪80年代,长风公园处于上海市区的西区,还没进入城市热闹的核心。在华东师大学生的记忆里,从枣阳路的门出门,还可以看到长风地区农户的田地。有同学半夜从宿舍跑出去,去农田里开玩笑一般摘几根菜回来。

但在华东师范大学里,学生们创办



的夏雨诗社、夏雨散文社和太阳河文学批评社人才辈出。1992年,余华拿着《活着》手稿到上海来时,住的就是华东师范大学。

4

上述资料里可见,历史上丽娃河曾经直通苏州河,并且“西傍开阔的东老河”。

根据1957年报道,长风公园在被叫作碧萝湖公园之前,这个计划中出现的“本市第一个大型划船公园”最初的名字是沪西公园。

“沪西公园占地五百卅七亩,约有四个复兴公园那样大,东西两边靠近华东师大和大渡路,南面毗连光复西路,北面以金沙江路为界。园内布局将以适宜划船游览湖光山色为主,并辅以各种水上建筑物。”文中提到的公园位于当时的西郊、普陀两区交界处——西老河套地区。

清朝道光七年(1827年),吴淞江河道截弯取直,截去了东、西两条河湾。东老河的一部分是现在华东师大内的丽娃河前身;西老河与当年的宋家滩洼地相连,经过人民群众的义务劳动,造就了如今的银锄湖,作为自然河道的功能消失了。

在时光的倒影里,苏州河、长风公园的银锄湖、华东师大内的丽娃河本是一体,在历史上同源。后两者虽然目前都是独立景观水体,但过去都曾是苏州河的古道。



风光秀丽的丽娃河。视觉中国 供图

银锄湖和丽娃河的位置示意图。

腌笃鲜

农家妇女的“蓝围腰”

■柴燕熙

早前,在崇明乡间,成年的妇女都爱在腰间围一条围腰。它用染成靛蓝的崇明老布制成,长方形,上端的两只角上各系一条带子,被称为“蓝围腰”。

千万别小看这普普通通、毫不起眼的围腰,它可是早年崇明乡下农家妇女须臾不离身的好伙伴。当年的女性出嫁时,陪嫁物品里都有两三套崭新的蓝围腰作陪嫁品。

那时,清晨起床后,乡间的农妇总会在梳头洗脸后,先在腰间围上一条蓝围腰,然后再开始一天的劳作。要烧菜煮饭了,蓝围腰可以为她们挡住灶台上溅满的水花。双手湿漉漉时,蓝围腰可用来擦净手上的水珠。外出归家时,蓝围腰可用来拍打身上的尘土。

到了下田耕种时,蓝围腰的用处就更大了。播种庄稼时,农妇们便会挽起它的下端两角,穿过系在腰间的带子,再打上一个大大的结。这时,蓝围腰便成了一个兜底的包裹。种子装在里头,她们一边在田畦间行走,一边一把把地掏出围腰兜里的种子,均匀地撒播在田垄内。秋季棉花绽放时,心灵手巧的农妇要拾棉花了,蓝围腰又成了她们收纳采下来的籽棉的花袋。一朵朵开得白白的棉花被灵巧的手指从棉壳内捉入围腰兜里,待装得满满鼓鼓时,再倒空放置在田埂上更大的花袋或箩筐内。

哪个农民不恨粮如金?秋收时分收割的田头,常可见到裂荚的黄豆、赤豆爆落在田间的泥块缝里。稻穗遗落在稻根旁边。农妇会在忙碌的间隙里不时俯下身来,拾起一颗颗豆粒、一穗穗稻谷,装入蓝围腰袋内带回家中。有时候,出工时带至田头的孩子玩累了闹瞌睡时,细心的农妇就会把他抱至田头地角的避风处,解下蓝围腰,一半铺在地上,让孩子躺在上边,一半折过来盖在身上。

“扯围腰旗寻小因”,老一辈崇明人对此印象很深。当时,偶尔会有小孩走失之事发生,媒体不发达,信息难传播,怎么办?蓝围腰便派上了用场。走失孩子的家人会把蓝围腰绑在竹竿上,成为蓝围腰旗,把他插到独轮车上,推着行走。路人看到了,便知道这户人家走失孩子了,会上前询问或告知有关走失孩子的信息。蓝围腰就这样借着一股风,把妈妈的呼唤传送到四面八方。

福州,到台北去。闻说是他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办公厅主任云。”这则新闻让人联想到吴石的政治归宿。在人们的关注与关切中,吴石离开了福州,从此杳无音信。

别了,福州!吴石这一别,离福州解放到不到4天的时间。他这一次离去,有更重要的事要去做。这一别,他再没有归来。

对于台湾,吴石并不陌生。作为战略军事专家,他对台湾在中国版图上的重要性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他早在抗战全面爆发后,就一直关注跟踪台湾的动向,积累相关情报,等待着把台湾带回家。1940年8月,吴石在《大成日报》上发表《倭南进政策之检讨》的文章,其中专门就台湾与倭南进之关系进行阐述,展现了他对台湾问题的战略思考。吴石指出:“有一点我们不能不注意到的,就是凡要覬覦一个地方,不能不先就地理上、军事上、经济上覬覦择一适当的根据地,然后由此出面进攻,便可收得事半功倍之效,于是台湾便成了倭寇南洋的据点。现在我们对倭寇与南洋的关系,来进行一个概略的观察,便可知台湾在倭寇南洋政策中所占的地位是何等的重大了。”

1949年8月13日清晨,吴石携家人乘军用飞机在空中盘旋,往东南方向离去。他面对逐渐逝去的福州市景,深深沉醉在告别家园的复杂情绪中,心中默念:福州,我不久就会回来!在他的心里越来越明确的判断——台湾的解放只是时间的问题。而此时,他的挚友何遂根据组织的安排已在台湾执行任务,等待与他会合,谋划策应我方南下大军,实施获取重要军情、阵前起义等要事。

而他另一位挚友刘斐和袍泽黄绍斌已在北上的路上,走在通往迎接新中国的路上。

(三十)

连载

保下绝密资料

国民党福州守军的军事部署很快就由吴石提供给我们党,我方十兵团指挥官对国民党福州守军情况可谓了如指掌。更为可喜的是:与国民党福州守军相反,十兵团指战员精神饱满,斗志昂扬,经过迅速爬山行军和迂回穿插,福州战役的序幕声势浩大地拉开了。

8月16日晚,解放军先头部队兵临福州城下。

守将朱绍良、李延年慌忙趁夜幕爬上飞机,向茫茫大海窜去。

8月17日,在黎明的曦光中,国民党福建省政府被解放军占领了,一面鲜红的军旗插上屋顶。福州解放了!成百上千的市民在福州地下党的组织下,欢呼雀跃地走出家门,涌上街头,迎接解放军大军进城。

当天傍晚,东街口、南门兜、大桥头到处张贴着一份《欢迎福州解放——敬告同胞书》,上面联合署名的是萨镇冰、丁超五、刘通、陈培锟、史家麟、何震、卢金三7人。其中前6人为福建知名人士,多为吴石的好友,卢金三系第四野战军城工部干部,这份联名告示对安抚福州民心、稳定社会秩序发挥了极大作用。

吴石离开大陆前,不仅设法保住了福州这座千年古城未遭战火的洗劫,也巧妙设计留下一批极有价值的秘密档案。

1948年秋,摇摇欲坠的国民党政权机关分水路、陆路向台湾、广州撤退。此时,“国防部”参谋总长陈诚打算将“国防部”史政局所保存的一批军事机密档案直接撤往台北。吴石得知后就盘算如何将之截留下来,想出一条锦囊妙计。他向陈诚提出:“暂移福州。进而返京容



冷月无声 吴石传

郑立 著

易,退则转台便捷。”他这一巧妙的折中建议理由实在,外人是看不出名堂的,很快被采纳。1948年12月下旬,“国防部”史政局专门组成遣送小组,自南京押运机密档案500余箱,以军用专列先送上海,再由联勤总部征用的“东南”号海轮转载南下。1949年元旦,这批机密档案运抵福州马尾港,租用民船盘驳到福州台江码头,继以货车、肩抬接运至于山,保存在戚公祠大殿内。为确保安全,全副武装的警卫日夜守护于殿门内外。转眼到了5月,解放军百万雄师挥戈南下,当局电促其将存榕档案速运台湾。这时,吴石心里正盘算如何将机密档案留给即将到来的新中国,便以“军运紧,调船难”为借口,以百余箱参考资料、军事图书充充绝密档案,列为第一批,派小组中的两名外省籍组员率警卫先行押运去台。事后证明:这种颠倒绝密与非绝密两类档案、资料发运顺序的做法,确实有效拖延了时间。在第一批档案启运后半个月左右,解放军以破竹之势越浙、赣直逼闽北。为防范焚毁,6月上旬的一天,吴石下令将全部绝密档案转移到仓前山麦园路福建省研究院

书库匿藏。当时,他即密谕绥靖公署第四处少将处长傅为翘,派军车、士兵彻夜抢运,于翌晨黎明前完成,并向好友、研究院院长黄觉民作了交代。

吴石携眷赴台前,召集部下作了简明而严肃的面示:须尽职责留榕,保护档案,一切按黄觉民院长意图办事。

1949年8月中旬,吴石接到“总统府侍从室”从台湾发来赴台的电谕。

行前,他召其亲信部下到家中,语重心长地说:“南运的绝密资料关系重大,应妥善保管,不得有任何闪失,就留待福州解放时呈献人民解放军。”福州刚一解放,他的亲信部下柯玉铎、郑葆生、王强3人遵照老长官临行前的嘱咐,与黄觉民一起,自动列册将南运的绝密资料呈献福州市军管会,了却老长官的心愿,自己也从此走上新生的道路。

1949年8月13日清晨,吴石乘机离榕赴台。《福建时报》1949年8月14日报道称:“榕绥靖公署副主任吴石昨晨乘中航机台,定下周内返榕。”

此报道暗示了吴石的行踪。而同日《星岛日报》则透露:“福州绥靖公署中将副主任吴石,昨日晨乘中航班机离开

Advertisement for Shanghai Blue Sky Economic City, featuring game industry clusters, space planning, and rental incentives.

Advertisement for Liberation Daily Classifieds, listing various services like lost and found, auctions, and legal notices.

Advertisement for the book 'Cold Moon Silent: The Biography of Wu Shi' by Zheng Li, featuring a portrait of Wu Shi and promotional text.

Continuation of the serialized article 'The Blue Waistband of Rural Women' by Chai Yanshi, discussing traditional clothing and its cultural significance.